

VOGUE NOVEL

幸福专卖店

1

金弦 / 主编

HAPPINESS

- 迷迭香——消失宾妮
- 错爱——苏苏铁木
- 喜宝中意苏格兰——所谓双鱼
- 东宫女子——狄牧



喜欢谁就折磨谁
下一站，终点站
同居蜜友

我在爱情的长椅上，
用另一颗门牙噙手指

Look
for the answer

多半是酸的，
甚至有点微微的苦。
这就是初恋的青涩滋味！

他·她
一生只爱你
后来，我们恋爱了

柚·子

EXCLUSIVE
AGENCY OF HAPPINESS

北岳文艺出版社



幸福专卖店

VOGUE NOVEL

HAPPY MONOPOLY STORE

●金弦 汇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水果爱情幸福



● 卷首语

● Preface ● 文/夜光晨影

● Fruit, Love, Happiness

● 我们游走在城市男女寂寞的情感边缘，贪恋方便快捷的速食爱情，却丢掉了手里浑然天成的幸福。

小的时候，门前桂花树旁边依偎的就是棵石榴树，于是，我顺其自然地喜欢上吃石榴。剥开坚硬的皮，看里面的石榴籽有规律地排列紧密，晶莹剔透，总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在手里反复把玩，然后一粒粒小心翼翼地放入嘴巴，唇齿间细细品味一番，才意犹未尽地咽下去。

小时候，我偷偷喜欢自己同桌的小男生。也没什么原因，似乎是因为他上课时候背出了语文老师要求背诵的古诗；他不害怕那讨厌的蟑螂；还有他的眼睛是双眼皮，睫毛翘翘的好像比我的还长，于是我就顺其自然喜欢上他了。我每天清晨来学校都会用一块小格子抹布先把他的桌子凳子擦干净然后才轮到自己；平时从来不敢主动跟他说话，偶尔忘记了带橡皮或者课本也不好意思和他借，但时常趁他不注意时候偷看他；每次他先和我开口说话，我也总是很害羞。

小时候，我想象自己是漂亮的公主，坚信有一天自己的白马王子会英姿勃发地来到我面前，然后我们和童话故事里面说的一样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我和我的好朋友，两个小丫头，喜欢比较谁得到的小红花多，谁的花裙子漂亮，谁吃过的奶糖多，我们还喜欢争抢着给对方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幸福是手里芬芳的苹果，口袋里满溢的糖果，那么微小，那么真实，随处可见。

长大了，我只喜欢吃美国提子，火龙果之类的洋水果，不仅仅因为它们好看的外表。我喜欢把超市里面那些昂贵的进口水果带到班里去，然后在晚自习前的课余时间拿出来，引得其他女生一阵羡慕。

我还喜欢班里当学习委员的男生，因为他不仅学习好，长得帅，还会打篮球，篮球架下总是围了一堆女生给他加油助威，她们都喜欢他，当然我也不例外。我喜欢穿漂亮的蕾丝裙子在他身边走过来走过去，我给自己扎了漂亮的马尾辫，然后别上一枚精致的蝴蝶结夹子，我总是像他请教那些早已经掌握了物理题，只是为了多接近他一些。

那个时候，我总是在寝室，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地来往。偶尔也幻想某天在路上邂逅一个优秀的男生，他邀请我一起看场华丽感伤的爱情电影，然后我们顺理成章地开始爱。当然前提是他一定要高大，英俊，还要有才华，会写那些如三月小雨般潮湿的忧伤诗歌；弹吉他要和抱心爱的姑娘一样用力；还要年年都拿奖学金……

那个时候我的幸福是来自男朋友食堂里打好的饭菜，自习室里他给我占的座位，女生宿舍楼下他焦急的等待……

我想我一定很爱他，非常非常爱，我们一刻都不要分开，这辈子都在一起。我还矫情地想象，如果有天我离开自己的爱人该如何是好。想了很久，终于有了答案：那就是我天天哭，一刻也不要停，直到眼泪变成汪洋把他重新泊回我身边。

再后来，工作了以后，时间越来越少，我越来越忙碌。很久都没有吃到新鲜的水果。不喜欢苹果表面的斑斑点点，柚子厚厚的皮，也因为嫌麻烦再不吃石榴，开始往嘴巴里塞大把的维生素片，安慰自己说吃这个和补充水果没有区别。

开始恋爱。男朋友是广告公司的小职员，喜欢喝啤酒看体育节目，固定买彩票，甚至连身高也不过1米75。我们偶尔出去吃一碗牛肉面，习惯在家看盗版VCD，一起走路有时牵手，有时不。我也不知道自己爱不爱他，是不是足够爱，只是觉得两个人还算合适而已，没有想过失去他会怎样，其实即使失去也不怕，谁离开谁都一样过。

我每天关注的是自己的企划方案是否能够通过；新款的大衣什么时候会打折；这个月有没有奖金发；我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眼角纹了，要不要换个牌子的粉底。难得和老朋友见面，问候的话也一成不变：你好么。最近过得怎么样。没有谁再提起幸福，没有谁能发自肺腑关切地问一句：你好么，你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了么。它是如此矫情难待，我们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好，想起来的时候才恍然发现简单的一句话要说出口也是这样突兀别扭，幸福开始逐渐变成我们遗忘的词语。隔岸观火，毫不相干。

其实幸福原本是我们小时候恋恋不舍的那些颗颗透亮石榴籽堆砌出的心底最爱的水果，不分贵贱，只要新鲜香甜即可，只是后来它变成浮华虚荣的进口水果，变成干巴巴省时省力的维生素片，一如我们的爱情，失去了原有的洁白，逐渐变质。再没有人情愿经过漫长的等待去守候那种老式爱情，我们游走于城市男女寂寞的情感边缘，贪恋方便快捷的速食爱情，却丢掉了手里浑然天成的幸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专卖店/金弦 编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78 2742-7

I. 幸... II. 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39948号

幸福专卖店

总 策 划: 周艺文

出 版 人: 熊 静

汇 编: 金 弦

责任编辑: 刘树民

文案统筹: 李 黎

插画制作: 尚 洁

插画助理: 邓 花

美术设计: 刘志娟 吴亚丽

文案助理: 杨 柳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199号 邮编: 030012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20 印张: 14.4

字数: 167,000

ISBN 7-5378-2742-7/1·2679

定价 20.00元



魅力优品

MERRY Product

索·比昂卡 创作组

SOL.Bianca Creation works



Catalogue

《幸福专卖店》目录

第一章 柚子

01.1997年那一支舞	消失宾妮	In 1997 that one dance	009
02.薇拉	饭小饕	Vera	024
03.错爱	苏苏铁木	Undeserved kindness	033

第二章 苹果

04.请代我做那只被驯养的狐狸	眉天	Please generation of I make that only raises the fox	041
05.甜蜜的疼痛	小汐	Happy ache	052
06.喜欢就是谁折磨谁	宁夏	Like being who torments whom	060
07.喜宝中意苏格兰	所谓双鱼	Happy valuable pleasing Scotland	065

第三章 石榴

08.流离马	凌九九	Wandering horse	073
09.有些幸福，你看不见	鬼魅傲冰	Some happiness, you look does not see	090
10.那日烟花	心颜蓝兰	That day fireworks	098

第四章 火龙果

11.东宫女子	狄牧	Crown prince female	105
12.惊梦六十年	影子	The dream awakes 60 years	114
13.仇殇	筱筱格格	Animosity	124
14.暧昧沙拉	U蓝	Ambiguous salad	130

第五章 西瓜

15.你的长发，你的眼	苏苏铁木	Your hair, your eye	137
16.美丽爱情童话	夕元前	Beautiful love fairy tale	152
17.未喝完的咖啡	维可（法国）	Has not drunk up coffee	160

第六章 柠檬

18.江南一日	绮白	Chiangnan on first	169
19.情色掌纹	吕游	Sentiment color lines on the hand	183
20.水蓝色旗袍	凌九九	Water blue color Chinese dress	196

第七章 樱桃

21.哈代	缓缓	Hardy	201
22.不喝孟婆汤	蓝烙	Do not drink old woman Meng' s soup	214
23.美错，美错	缓缓	Beautiful wrong ,beautiful is wrongt	222
24.他·他	七七	He · she	227

第八章 菠萝蜜

25.迷迭香	消失宾妮	Confuses fragrant	233
26.就这样被你征服	音符	Conquered by you like this	255
27.麦小麦的麦色幸福	Q点调皮	The wheat color of the wheat is happy	260

柚子

Pome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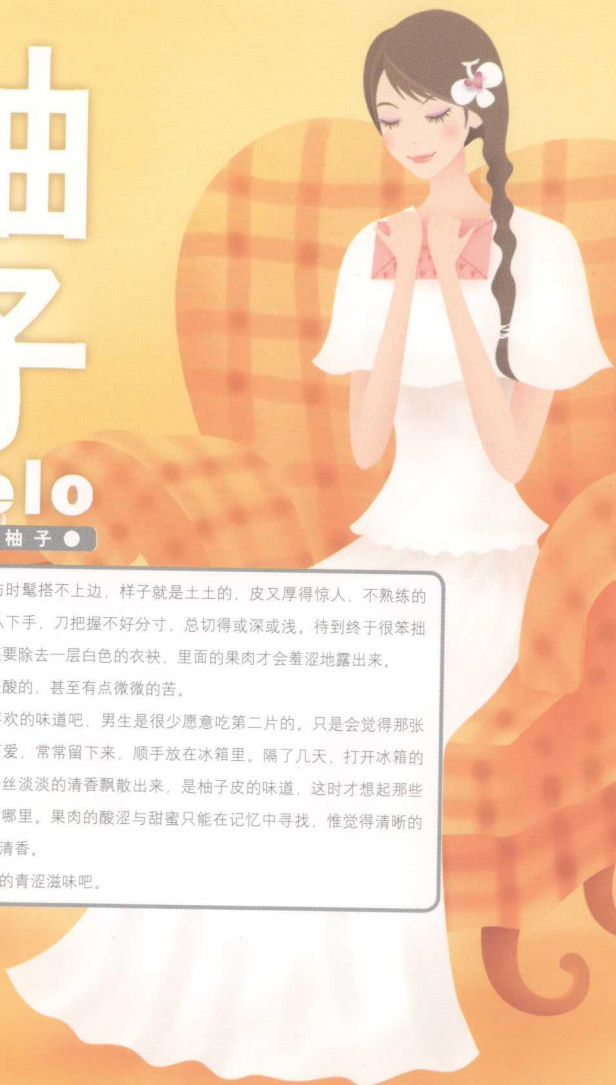
● 青涩的柚子 ●

柚子永远与时髦搭不上边，样子就是土土的，皮又厚得惊人，不熟练的人总是觉得无从下手，刀把握不好分寸，总切得或深或浅。待到终于很笨拙地把它剥开，还要除去一层白色的衣袂，里面的果肉才会羞涩地露出来。

——多半是酸的，甚至有点微微的苦。

是少女们喜欢的味道吧，男生是很少愿意吃第二片的。只是会觉得那张很厚的皮有点可爱，常常留下来，顺手放在冰箱里。隔了几天，打开冰箱的时候，竟然有一丝淡淡的清香飘散出来，是柚子皮的味道，这时才想起那些果肉早不知去了哪里。果肉的酸涩与甜蜜只能在记忆中寻找，惟觉得清晰的是只有柚子皮的清香。

这就是初恋的青涩滋味吧。



1851005

MERRY
CULTURE PROPERTIES CO., LTD.

© 2014 Epsilon Creation works

- In 1997 that one dance
- Vera
- Undeserved kindness



1997年那一支舞

● 作者：消失宾妮

● 1997年那一舞终了，我的生命疼到近乎绽裂。

因为97年我回到苏州，我看见了父亲留给我的遗书，他告诉我西宁的意思不是去扭转宁西的命运，而是被扭转了命运的西宁。因为西宁与宁西一样，有遗传的先天性心脏病。

2003年的舞步

2003年再见到文美凤，依旧还是老样子，无可挑剔的脸蛋，白色的恰腰小洋裙，玫瑰红的超短裙，姿势撩人地坐在对面，手里掂着咖啡。时而性感地撅起小嘴轻吹上几口。

我摇头：“美凤你一点都没有变。”

她放下咖啡用手托住下巴，微笑曰：“左儿你与以前可没有一点儿像。”她咯咯地笑了几声：“听人说你再搞文学了。”

我示意让她打住，连忙解释：“什么文学，太言重了。美凤你知道，我作文从来不及你。”

美凤笑：“左儿，我看过你的文章。偶尔在杂志上看见了。”

我试图换个话题：“美凤你是刚刚从挪威回来么？和林佑一起。”

“左儿，你还是有一点没变。”

“哎？你说林佑怎么迟到这么久？”

“左儿！”美凤正二八经地叫了我一声，娇嗲嗲的，微带怨气：“左儿，我看见你写林佑的句子了。”



“你仍然爱他。”美凤得意洋洋地告诉我。

如今已经是2003年了，可不是96年那会的左西宁。文美凤和林佑与我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如今载誉归来，与2003年的左西宁叙旧话情。若不是97年我放弃了学拉丁舞，今天与林佑载誉而归的定然是我。但是谁也不知我这一成全反而使我小有名气，我依靠着97年前那些回忆买弄了文笔，成了写字的。

与他们不同，他们毕竟谁也不知道1997年我曾那么痛。

林佑点了一杯蓝山，他喜欢那滋味。点好单他微笑着退下外衣，取下围巾。看他额上满是汗珠，冬天里他一样会汗如雨下——他的老毛病。

他和我问了句好，明显嗓子已经更沉了：“西宁，你变了。”

我道：“你也这么说？”

“自然，我可清楚了。西宁，看，你修过眉了，你从前远看根本看不见眉毛的。”

美凤与我掩唇而笑，她又娇气地说道：“林佑，都这么多年了，怎么你一见面还是说这个？”那语意模糊，大约夹杂着别的意思。

“而且你迟到了整一个小时。”

“时差没有扭过来，起晚了。我一醒就跑过来了。”他陪笑，一手用纸拭去汗水。

难怪，这气味何等熟悉，却又与1997年不同。

我道：“你用古龙水了？以前不是不用么？”

“美凤嫌我练舞时一股味，于是就用了。”林佑的样子与97年比起来更成熟，但说话仍旧没心没肺的样子。还有那眼睛里似有实无的暧昧，便成了2003年的林佑。

服务生送上蓝山，林佑按捺不住喝了一口，却又给烫着了舌头，我和美凤互视交换眼色，笑了起来。林佑一同笑着，忽尔问我：“西宁，还跳舞么？”

我一怔：“不，再未跳过。”

文美凤笑：“她现已是作家。”

我解释：“不不，写些字过日子，也画插画。”我转而问他们，“你们呢？何时结婚？”

美凤笑曰：“我们已是普通朋友。”

我反而有些失措，我万不会料到是如此，六年之后，大家会归于一桌，倾谈自如，想想之前我用尽心思恋过的男子，我们的舞，默契和昔日掌心之中的温度，原本牢记是以为永不会再见，我以为只会有我记得过去种种，以为只会有我对世人倾谈从前温情。

毕竟谁都不明白我为何消失在97年，然而似乎他们也并不在意。

1994年的结束曲

我遇见文美凤是在1996年的夏天。15岁的夏天。

在转入新学校的第一天，我因为迟到而被关在校门外，我无奈，只好从旁边的矮墙翻墙进入校园。

我当然不会知道墙那边有人。当我爬在墙上，看见一个女孩子微笑地站在下面，披肩发，精致的脸蛋若似画家一笔笔精心赐予，大眼睛里水光若显，仿若流动的清泉。她开口对我说话，软味如酥，“你是左西宁？”

我跳下，着陆之后脚忽而软软地向前一跪，我拿手做支持，恰是此时，那个女孩子赶忙伸手扶住我，那个刹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手里蕴着火，在她触碰到我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有一瞬的疼。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文美凤会在矮墙下面等着我。之后她说她是很有经验的，料到我会在那里，因为我自然不是第一个爬墙的学生。

那一天她领着我去了我转去的新班，她说她在班主任的档案夹里看见了 my 档案，其中包括了我的照片。

左西宁，从苏州转过来的。她一路上一直不停地说话，声音细腻若糖一般，听了竟然会有些醉。我并不插话，只是看着她的背影。这是典型的纤细而柔和的南方女子，仿若精致的艺术品。

然而她突然转过身来问我，左西宁，苏州漂亮么？

我愣了愣，说，漂亮。如天堂一样。

她弯起柳眉，笑盈盈地问我，那你为什么来湖南呢？



那个刹那，光线些刺目，如同突然袭来的银针，银晃亮眼。我未来得及闪避却又被它击中。我不说话。低下头随她进了新班级。

之后在那陌生的城市里，我与这个声音婉转柔韧的女子总在一块。大约是美凤从小跳舞的缘故，她总有一种更加成熟的气质，如同在满园百合之中却见一支玫瑰，那妖娆姿态自不用多言；而等大伙都升级成为玫瑰的时候，她却洒脱起来成为一束幽兰，在百花之中暗吐芬芳。她总显与众不同，又适时节的蜕变，因此总是引得男生为之倾情。

可美凤的十六岁在我的记忆中是异常平静的，唯一汹涌过的只有97年那一次，一阵浪涛掀起一江翻腾，那时我也因此心起波澜过。我原以为美凤是不想沾染那些情情爱爱的事情，可是最终却是因为她心有所属。

只是她从头至尾都未曾说起。

她带我去学舞。并且告诉我那个舞蹈老师是一个女性化趋势特别强的男人，所以他们私下都管他叫“兰蝴蝶”，谐音“男蝴蝶”。

96年那会我个子比较高，所以他们痛痛快快地收下了我。我只够初级班的水平，然而美凤早已是专业。可是父亲总是不希望我去学舞，但是我太固执，父亲拗不过，然而他常对母亲叹道“西宁越来越像你了”，那轻声叹息仿若巨石一般，又砸到心里，让我觉得疼。

也就是那一年，我遇见了林佑。在初级班上。

那时候“兰蝴蝶”时常带着我们面对镜子练基本舞步，一边喊着提胯收腹，还让我们把手平放开来保持优美的姿态。我们自然在后面窃笑，但是镜子里面始终有一个人木讷得如同木头并且四肢僵硬的躲在后面做动作。

而他就是林佑。

我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文美凤虽然偶尔提起，说他很酷。那时候酷这一词的流行性并不见高，进而我明白文美凤对他的评价委实不一般。

我和林佑被兰蝴蝶分在一组，并且第一次就让我和他“亲密接触”。

偶尔我抬头偷瞄他一眼，之后头就很自然地低了下来，凝视着自己蠕动得极不自然

的脚丫子。然而渐渐发觉他的扶在我腰间的手也纹丝不动，我们如同僵硬造型的木偶一般被兰蝴蝶固定在那里。由始至终互相不看一眼。

特慌的时候我就开始乱想，想起父亲牵着母亲的手跳舞，母亲会非常高兴，母亲笑起来特甜，加上苏州女子那种清澈，我想父亲就是这样给征服了。可是我父亲仍旧很少带母亲跳舞，因为她的身体不好。我年幼的时候母亲会一遍又一遍地唱节奏，嘭恰恰，嘭恰恰……

然后她拉着我的手缓慢地转圈，她还喜欢特意一遍又一遍在父亲面前讲：咱们西宁以后要当舞蹈家，对不对？

母亲一说这话父亲就会特别心疼，然后父亲示意让我点头。

然而我和林佑只是站着怔怔地流汗，两个人愣是那么杵了一节课，只觉手心里都是粘稠暧昧的液体，就连空气里都弥漫着那种让人窒息的独特味道。宣布下课的时候我们就不约而同闪电般地弹开。

当美凤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嗅自己的掌心。我总觉得林佑有一种专属他的特别气味，而那种气味似乎残留在我掌心，两个人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这是多么暧昧，我心里这么想，脸居然不觉一红。

美凤瞧见我这样，推推我，坏坏地笑了一阵，“左儿喜欢上谁了？”

我赶忙摇头。

在那个瞬间我觉得美凤说的有那么些眉目，可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不能喜欢任何人的，爱是如此痛苦的事情，于别人来说也许是天下极乐，于我来说却是撕心裂肺的痛。

来湖南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苏州。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苏州人。传闻父亲初至苏州就给母亲勾去了魂，几经波折才结了婚。父亲常说，西宁你可是你妈抵了命才出世的。你要疼你妈。可是我老贫他，你疼还不够么？

我自然不知道爸爸语句里隐着的意思，过了很多我才知道，我母亲原来是有一种非常严重的病的。并且那种病随母亲走过一生，轻易的掌管着她的生命。



所以父亲那么疼她，还给我取名叫西宁，而母亲的名字是宁西。

总觉得，父亲似乎想扭转母亲的命运。

然而我的寂寞在95年无止尽地繁衍，因为左西宁父亲身体里蛰伏着的疾病忽然开始雀跃，我整天看见父亲将自己锁在房门只中，时而叨念母亲的名字，他仿佛已有选择性的失聪，若我不提母亲的名字，他如何都听不见我在叫他。

在那个刹那，我觉得爱已经变成一种揪心及肺的疼，让我惶恐不安。

因为左家的幸福随着宁西的死完整的破碎在94年。

1996年的进行曲

96年夏天，祖父接我回湖南。父亲始终不肯回来，而祖父也只是愤愤在心，并不勉强。离开苏州，坐在火车里辗转回头一望那生活了十四年的城市，那精致阁子和那羊肠小道，昔日一切恍若梦境，又宛若青瓷上细细雕琢出来的图案，固然美不胜收，可是碎掉之后只是瓦砾，那一切就仿佛不存在。

然而我想起父亲一个人留在那回忆城里，不闻不问，已过两年，他仍旧迟迟接受不了现实，然而他总是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局的——母亲的病，他比谁都清楚。

我转而去湖南，随祖父祖母居住南方水畔之城，固然比不上苏州，却也有他的滋味。可是我万不会料到我会遇见文美凤，这个几分精致几分细腻的女子，并且她在领我往新班的路上忽然转过头，甜甜一笑，问：“左西宁，你这么高的个子，练舞的么？”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一个苏州女子，也许恰如父亲看见母亲那时一样，一脸恬静，还有一双温婉湿润的眸子，乍一看，一恍，天旋地转如同看见母亲那样子，对我温和说着：左西宁以后要当舞蹈家，对不对？

我心随之猛然抽搐，一紧一松让我疼痛难忍。

文美凤一看，急了，忙问道：你怎么了？

没事。我说道，随后从口袋里拿出小药丸吞下。休息稍许，问：你学舞的么？

她见我没事，夸张地呼出一口气，惹我微微一笑。她答：是的。

真的？能教教我么？我想学舞。

她先是一愣，忽而转为一笑，那神情那笑容让我心里又搅成一团，想起母亲，她宛若我落在肩上的残发，一甩手以为已经掉落，但是转身发现原来一直粘在背后。从来就不曾离去。

于是那个绵长冗赘的夏末，我去学了舞，并且这么结识了文美凤和林佑。

兰蝴蝶常说你们搭档双方不仅是默契，而且要有些感情，这也是拉丁舞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然而林佑与我始终没有多少语言，偶尔我一抬头目光接触到他的瞳孔，发现那深褐色的眸子竟如同深邃的海沟，包裹在深沉的海洋深处，望不见底，然而一不小心落陷就无法挣脱。

有一次休息时，我听见林佑问兰蝴蝶要练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专业班去。我站在一角看着他的一颦一皱，双手握成拳头的样子，掩饰着他激动的情绪。

兰蝴蝶说：我们看的是能力，并非时间。

林佑似乎再也掩饰不了那高兴的情绪。可他一转身看见站在角落里的我。我第一次没有回避他的眼神，我们这样对望，只是一个刹那，我的心又抽痛得厉害，因为我想林佑一定是喜欢文美凤的，因为当林佑触到我目光时，他立刻低下头，不再看我努力抑制着的那满眼零碎的水光。

爷爷和父亲定时通电话，爷爷说西宁的舞跳得很不错了，已经很快升入中级班了。父亲的声音有些微颤，他说宁西一定非常高兴的。说罢，都沉默下来。

挂下电话爷爷说你爸爸好多了，你要回苏州么？

我摇头，我说不。我还没学好舞。

爷爷呵呵地笑：傻孩子，你已经很好了。

我不吱声，我不回去不是因为林佑或者美凤，而是我觉得若我走了林佑怎么再找一个舞伴一直升入专业，那么我就留下来吧。只是为让这么一棵树成荫去为他所恋着的人遮风挡雨，而灌溉这树的人又有谁记得住呢。待树参入云端，那他定然低头也看不见我



这般渺小的人。

君入云端我在地，两地相隔心戚戚。

美凤听说我们升入中级班非常高兴。她笑道，你们这样发展过不了多久就和我一块了，说不定我们能一起去国外比赛呢。

这是96年刚入冬那一会，湖南的晚秋总是突如其来地变成严冬，气温骤变，如同爱情的变化速度让人措手不及。忽尔如盛夏，转眼又成冬。

美凤拉着我的手在街道上走，天色已晚，而我看着她的瞳孔里有流光在流转，清澈而湿润。她叫我左儿，叫的时候娇嗲嗲的，让我觉得她宛如一颗棉花糖，纯澈香甜，轻柔自然。

她问我：你还会回苏州么？

我摇头，道：我不知道。

文美凤笑，仰头深呼吸一口淡淡地说，呃，很难办呀，你不回去，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可是天使，本来就应该回天堂去。

天使？

她笑，你第一次出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我一想，我第一次出现，恰是从矮墙上跳下来，跌跌撞撞的，这样绊着脚走了一路从苏州到了湖南，若我是从天堂掉落下来的，那么这里又是哪里？

美凤见我说话，摇摇我的肩膀：左儿，你怎么了？

我回过神来，咧开嘴随意地笑了一笑，感觉十分勉强。然而美凤的手握我握得更紧了，暖暖的裹着我冰凉的手，如同有火种从她手里流淌过来，在我手里盛开，如第一次一样，尾随而来的还有一瞬的疼。

1997年的终曲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和林佑也熟了起来，我常跟在后头和小跟班似的看着他们两人对